

中文版序

正如饒佳榮先生在本書〈譯後記〉所說，《聯大》一書頗費周折的中譯本的出版本身就是一個故事。為什麼英文版（1998年）付梓11年以後，才有中譯本問世？總的來說，原因有三：（1）西南聯大並沒有隨著這所大學的解散（1946年5月4日）、三所成員學校遷回平津而結束。相反，聯大今猶在，而且，毫無疑問，聯大的精神還將繼續生存下去。（2）因為聯大一直都是有爭議的，翻譯的過程自然也會產生爭議。（3）該書的作者是個固執的怪物。

十年來，曾不止一次有人提議要與我合作，將拙著譯成中文出版。對每個人，我都做了如下回覆：我很樂意合作，但任何翻譯必須達到三個標準：（1）譯者須有比較扎實的英文根柢；（2）譯者應具有較深的中文造詣；（3）譯稿需完全忠實原文，不得因為政治審查而有任何刪節。

遺憾的是，提議譯本書的人都很容易證明他們能滿足（1）和（2）兩條，但當他們得知我對第（3）個條件毫無協商的餘地時，我們的討論便中止了。最後，又有一位在一家聲譽卓著

的大學出版社工作的朋友跟我洽談翻譯出版事宜。我重申了上述條件，並告訴她：「為了減少麻煩，您不妨先讀一讀該書的〈結語〉，請明確指出，哪些內容將作刪改。也就是說，如果我關於1949年以後聯大知識分子與中國共產黨的矛盾的看法可以接受的話，那麼這本書剩下的部分肯定就沒問題了。」她回覆說至少下面劃線的句子必須修改：

後來的歷史證明，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和暴政，的確被某種更為糟糕的東西所取代。1949年奪取政權以後，共產黨對知識分子學術自由的言論和行為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壓制。

共產黨在這些方面的控制，剷除了個人言論自由的社會基礎。展示個性的言論，必須跟現存的政治制度保持一致。

從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運動開始，特別是從1957年以後毛澤東主義者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知識分子得到一個明確的信號：只有不再注重自我——自尊的、獨立的、批判的自我——他們才能在新社會生存，愛國與生存成為不可兼得的選擇。

儘管我很不願意讓這位我很敬重的朋友失望，我還是作了如下答覆：

經過慎重思考你我各自的立場，我不得不遺憾地說，出版中譯本的時機尚未成熟。您要求刪改的地方恰恰是關鍵的事實所在：從1949年直到今天（實際上該從延安整風運動算起），列寧主義政黨的理論和實踐踐踏了聯大同仁所奉行的學術思想自由的準則和知識分子的正義感。如果我不能清清楚楚地把這個真相告訴讀者，那麼，我就背叛了數百位聯大教師和校友的信任——正是他們真誠的協作，該書才得以問世。否則，我也將對不起中國現在和將來的政治與思想的領袖，因為如果他們